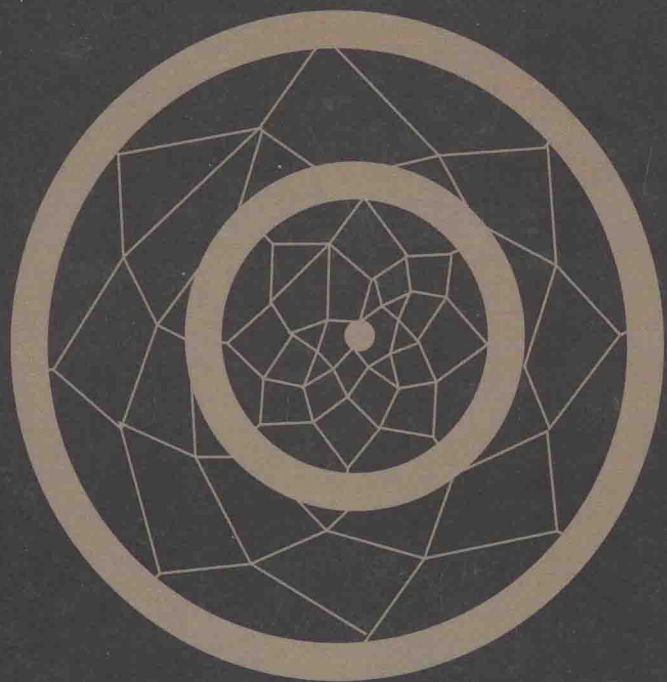


刘国枝 尤五力 周琼 王娜 译

Dreamcatcher

Stephen King

斯蒂芬·金 | 美



捕
梦
网

你长大了，成了一个男人，渐渐明白真正所得比希望获得要少；你发现造梦机上有巨大的“失灵”标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捕梦网

Stephen King — Dreamcatc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捕梦网/(美)金著;刘国枝等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60-2

I. ①捕… II. ①金…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234 号

Stephen King

DREAMCATCHER

Copyright © Stephen King 199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F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321

责任编辑:乔亮

选题策划:吴文娟 仲召明

封面版型设定:聂永真

封面设计:董红红

捕梦网

[美]斯蒂芬·金 著

刘国枝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sm.com

总发书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75 字数 546,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60-2/I·4258 定价:45.00 元

目 录

相关新闻

SSDD

第一部分 毒瘤

第一章 麦卡锡 / 34

第二章 比弗 / 49

第三章 亨利的旅行车 / 67

第四章 麦卡锡上厕所 / 88

第五章 杜迪茨（一）/ 102

第六章 杜迪茨（二）/ 119

第七章 琼西与比弗 / 140

第八章 罗伯塔 / 165

第九章 彼得与贝姬 / 170

第二部分 灰人

第十章 克兹与安德希尔 / 182

第十一章 蛋头博士之旅 / 213

第十二章 琼西在医院里 / 242

第十三章 戈斯林商店 / 268

第十四章 南下 / 296

第十五章 亨利与欧文 / 315

第十六章 德里 / 339

第十七章 英雄 / 362

第三部分 水库

第十八章 追踪开始 / 392

第十九章 继续追踪 / 428

第二十章 追踪结束 / 463

第二十一章 12号管道 / 510

尾声 劳动节 / 557

相关新闻

消防官员发现“飞碟”

肯尼斯·阿诺德称，看到9个碟形物体，“银光闪闪，飞行速度极快”。

——《东俄勒冈人报》，1947年6月25日

空军在罗斯韦尔地区的牧场截获“飞碟”

特工官员回收坠毁飞碟。

——新墨西哥罗斯韦尔《每日记事报》，1947年7月8日

空军称“飞碟”为观测气象用气球

——新墨西哥罗斯韦尔《每日记事报》，1947年7月9日

美国空军宣称“无法解释”阿诺德所见

自第一次报告后，又有850人次目击。

——《芝加哥论坛报》，1947年8月1日

愤怒的农民宣称，所谓宇宙小麦实为一场骗局

安德鲁·霍格森否认“与飞碟相关”，

坚持认为红色小麦“只是一场恶作剧”。

——新墨西哥罗斯韦尔《每日记事报》，1947年10月19日

空军上尉追踪 UFO 途中丧生

曼特尔最后发回的信息：“是金属物体，体积巨大。”

空军保持沉默

——肯塔基《信使日报》，1948年1月8日

怪异的环形飞行器在马托格罗索坠毁！

两位妇女在庞托波朗附近受到威胁！

她们称：“我们听到里面传来吱吱的尖叫声。”

——巴西《国家报》，1957年3月8日

马托格罗索陷入恐怖之中

有报料称发现长着黑色大眼睛的灰人

科学家嗤之以鼻！报料者坚持己见！

各村陷入恐怖之中

——巴西《国家报》，1957年3月12日

州警察朝 UFO 开枪

宣称飞碟出现在9号公路上空40英尺处，

廷克空军基地雷达证实所见。

——《俄克拉荷马人报》，1965年5月12日

“外星植物”是一场虚惊

农业局发言人称“红草”为青少年用喷枪所造。

——《俄克拉荷马人报》，1965年6月2日

新罕布什尔发现 UFO 次数急增

多数出现于埃克斯特地区，

部分居民对于外星人入侵表示忧虑。

——缅因州波特兰《先锋报》，1965年9月14日

发现于埃克斯特的庞然大物实为视觉幻象

空军调查人员驳斥州警所言，

克利兰警官坚称：“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工会领袖报》，1965年9月19日

发生于普拉斯托的多起食物中毒事件仍然原因不明

中毒者逾 300 人，多数已经康复，

食品药物管理局官员称可能是井水污染所致。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工会领袖报》，1965 年 9 月 30 日

杰拉德·福特呼吁展开 UFO 调查

共和党领导人称“出现于密歇根州的亮光”可能来自外星球。

——密歇根《日报》，1965 年 10 月 9 日

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称在莫哈韦发现巨大碟形物体

迪克曼说：“周围环绕着若干明亮的小发光体。”

莫拉尔斯说：“看到天使头发般的红色生长物。”

——《洛杉矶时报》，1978 年 11 月 19 日

州警与美国空军调查人员在莫哈韦地区未发现“天使头发”

迪克曼和莫拉尔斯接受并通过谎言测试，

不实之词的可能性降低。

——《洛杉矶时报》，1978 年 11 月 24 日

“遭外星人绑架者”言之凿凿

心理学家质疑有关所谓“灰人”的画像。

——《纽约时报》，1980 年 8 月 16 日

卡尔·萨根：“不，我们不是唯一的生命。”

著名科学家重申相信外星人存在，

称“存在智能生命的可能性十分巨大”。

——《华尔街日报》，1985 年 2 月 9 日

普雷斯科特附近发现大型，UFO 十多位目击者描述为“钩形飞镖状物体”

卢克空军基地总机接到大量报料。

——菲尼克斯《太阳报》，1997 年 3 月 14 日

“菲尼克斯亮光”仍然悬而未解

专家称照片并非伪造，
空军调查人员保持沉默。

——菲尼克斯《太阳报》，1997年3月20日

大规模食物中毒原因不明

有关“红草”的报道被斥为炒作

——亚利桑那州波尔登《周报》，1997年4月9日

传杰弗逊林区再现神秘亮光

基尼奥镇镇长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可它们不断地回来。”

——缅因州德里《每日新闻报》，2000年5月15日

SSDD

这成了他们的招牌话，可琼西怎么也想不起它最先出自他们哪一个之口。“恶有恶报”是他自己的口头禅。“操他祖宗”以及其他许多不同花样的粗话则是比弗的发明。教他们说“有得必有失”的是亨利，亨利很喜欢这类带有哲理的狗屁话，从他们小时候他就喜欢。不过，SSDD……SSDD 呢？这是谁的创意？

管它呢。重要的是，当他们是四人组合时，他们相信它的前半部分；当他们是五人组合时，他们相信它的全部；而当他们重新成为四人组合时，他们相信的则是后半部分。

当他们重新成为四人组合时，生活变得更郁闷了，那种“操他祖宗”的时光更多了。这一点他们明白，却不明白何以会这样。他们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起码跟以前不一样了，却不清楚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知道自己被套住了，但到底是怎么被套住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已经很久了，远在天空出现亮光之前就如此。在麦卡锡和贝姬·休出现之前就如此。

SSDD：有时候你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而有时候，除了黑暗，你什么也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日子还怎么过去呢？

1988 年：就连比弗也闷闷不乐

说比弗婚姻不幸的话，就跟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发射出了点儿故障没有两样。乔·比弗·克拉伦顿与劳里·苏·吉诺本斯基一块儿过了八个月，然后，拜拜，再见了宝贝，谁他妈的能帮我收拾收拾残局。

比弗本质上是乐天派，关于这一点，与他交往密切的任何一位朋

友都能作证。可他这会儿却闷闷不乐。每年除了十一月份在一起待上一周之外，他与老朋友——他视为知己的那几个——难得见面，而去年十一月，他与劳里·苏还没有分手。当然，两人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但还没有分手。如今，他把很多时间——是太多的时间，他心里明白——都打发在波特兰老港区的酒吧里，不是在“舷窗”，就是在“水手俱乐部”，要不就是“自由街酒馆”。他酒喝得太多，大麻烟也抽得太多，无数个早晨起床后，对着卫生间的镜子，他都不愿意打量自己，那双充血的眼睛看向一旁，心里想，那种地方我再也不能去了，我很快会出问题的，就像彼得那样。他娘的老天！

再也不去那种地方，再也不跟人瞎胡闹，是个他妈的好主意。可一转眼他又去了，管他娘的，大家都好吗。这个星期四是在“自由街”，他当然是手里端着啤酒，口袋里装着大麻烟，而电唱机里正放着一首经典乐曲，有点儿像是“冒险乐队”^①的作品。他想不起这首乐曲的名字了，它在上一代人中曾经风靡一时。不过，他知道这首曲子，离婚后，他经常收听波特兰电台播放的经典乐曲。它们能抚慰人心。新玩意儿太多了……劳里·苏对新玩意儿很内行，而且很喜欢，可比弗却接受不了。

酒馆里几乎空荡荡的，有几个人围在吧台边，还有几个人在后面打8字球^②。比弗与三位经常碰面的酒伴坐在一个隔间里，一边喝着米勒牌桶装啤酒，一边玩一副油乎乎的扑克牌，以切牌来决定每一轮啤酒由谁买单。那首吉他演奏的曲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超越限制》？还是《通信卫星》？不对，《通信卫星》里有合成器，而这首曲子里没有。不过谁在乎呢。其他人正在谈论昨晚在市中心演出的杰克逊·布朗^③，乔治·佩尔森去看了演出，用他的话说，简直他妈的爽极了。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很爽的事儿。”乔治说，一边得意地看了看他们。他抬起自己的尖下巴，向他们逐个展示他脖子一侧的一块红印。“知道是什么吗？”

“让人啃的，对吧？”肯特·阿斯特尔带着几分腼腆问。

① 六十年代著名的吉他乐队，乐风轻快质朴。

② 一种撞球游戏，以8字球落入袋中为输。

③ 七、八十年代著名的创作歌手。

“太对了，”乔治说，“演出结束后，我等在舞台后门那儿，当时还有另外几个人，我们想得到杰克逊的签名。不过出来的也可能是大卫·林德里，我不知道。他也很棒。”

肯特和希恩·罗比多也认为林德里很棒，虽然他压根儿算不上什么吉他王子（“险峻海峡乐队”^①的马克·诺普夫勒才是吉他王子，“AC/DC乐队”^②的安古斯·扬也是，当然还有克莱普顿^③），但还是很棒。林德里的头发很迷人，非常漂亮的卷发，一直垂到肩膀上。

比弗没有参加谈论。他突然很想离开这儿，离开这个无聊的、臭烘烘的酒吧，出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他知道乔治接下来要说些什么，全是胡编的老一套。

她不叫香泰，你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从你身边飘然而过，对你根本就视而不见。话说回来，在她那种姑娘的眼中你算得了什么？无非是新英格兰又一座平凡小镇上的又一个平凡的音乐迷。她登上乐队的汽车，走出了你的生活。走出了你无聊乏味的生活。“香泰”是一支乐队的名称，我们这会儿听的正是他们演奏的曲子，是“香泰”而不是“马基”或“巴凯”，我们听的是香泰乐队演奏的《管道》^④，你脖子上那玩意儿不是别人给啃的，而是剃刀给刮的。

他这样想着，突然就听到哭声。不是酒馆里的声音，而是他脑海中的声音。是很久以前的哭声。那哭声猛地钻进你的大脑，就像碎玻璃屑一样钻进去，哎呀我操，操他祖宗，谁能让他别哭了。

我就是让他别哭了的那个人，比弗想。是我。是我让他止住了哭声。我把他搂进怀里，还给他唱歌。

乔治·佩尔森这时正在对他们说，舞台的后门终于打开了，但出来的并不是杰克逊·布朗，也不是大卫·林德里，而是“小鸡合唱团”的三人组，一个叫兰蒂，一个叫苏茜，还有一个叫香泰。几位漂亮的姑娘，哦，全都身材高挑，迷人极了。

① 1977年成立于英国伦敦的乐队，是一支以马克·诺普夫勒为主导的软式蓝调摇滚团体。

② 1973年成立于澳大利亚悉尼，被认为是把硬摇滚和重金属音乐结合起来的先锋。

③ 埃里克·克莱普顿，英国吉他演奏家。

④ 1960年代美国摇滚乐队，以其海浪摇滚闻名，成名曲为《管道》。

“伙计。”希恩翻了翻眼睛说。他长得又矮又胖，全部的性经验不外乎是偶尔去波士顿来点儿实地考察，也就是在“美娇娘”夜总会看看脱衣舞女和在猫头鹰餐厅^①看看女服务生。“哦，伙计，香泰真让人来劲儿。”他抬手做了个猥亵的手势。比弗想，这好歹让他看起来像个老手。

“于是我跟她们聊了起来……主要是跟她，香泰，我问她想不想去体验一下波特兰的夜生活。于是我们……”

比弗没有理睬他们，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牙签塞进嘴里。突然间，他发现他唯一想要的正是这根牙签。不是面前的啤酒，不是口袋里的大麻烟，当然更不是乔治·佩尔森吹破天的牛皮——说自己如何跟那位神秘的香泰在他的皮卡后面销魂。感谢上帝，当乔治的公羊一下一下晃动时，车篷没有掉下来。

全是吹牛，比弗想。他的情绪猛地一落千丈，自从劳里·苏收拾东西回娘家之后，他还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这压根儿不像他的性格。突然间，他只想离开这个烂地方，去尽情呼吸海边那清凉的、咸丝丝的空气，再找一部电话。他只想这样，然后给琼西或亨利打个电话，给谁打没关系，哪一个都行。他只想说嗨伙计，过得怎么样然后听他们回答哦，你知道，比弗，SSDD。不得打球，不得玩耍。

他站起身来。

“嗨，伙计。”乔治说。比弗上威斯布鲁克专科学校时与乔治是同学，乔治当时似乎还很讨人喜欢，不过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去哪儿？”

“上个厕所，”比弗口里说道，把牙签从一边嘴角顶到另一边嘴角。

“噢，你最好动作快点儿，我马上就要讲到精彩之处了，”乔治说，而比弗则默默地想性感小内裤。哦天啊，那种奇怪的感觉今天可真强烈，也许是要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乔治压低嗓门，说：“我掀起她的裙子……”

“我知道，她穿的是性感小内裤。”比弗说。他瞥见乔治那意外——甚至是惊愕——的眼神，却故意视而不见。“我当然想听这一段。”

① 世界知名的餐饮品牌，在美国国内连锁店已超过 400 家。

他抬腿朝散发着尿臊味和消毒液气味的男厕所走去，经过男厕所，又经过女厕所，再经过挂有“办公室”标牌的那扇门，逃进外面的巷子里。头顶的天空一片灰白，透着雨意，但空气挺好。非常好。他深吸一口气，再一次想道，不得打球，不得玩耍。他微微笑了。

他走了十分钟，口里嚼着牙签，一边清理思路。这样走着时，他扔掉口袋里的大麻烟，他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扔掉的。然后他来到纪念碑广场旁的乔氏烟草店，用这里的付费电话给亨利打电话。他以为会听到电话留言——亨利应该还在学校，却没想到亨利居然在家，铃响两声后，亨利拿起电话。

“过得怎么样，伙计？”比弗问道。

“哦，你知道，”亨利说，“得过且过，过了作数^①。你呢，比弗？”

比弗闭上眼睛。一时间，一切又好了起来；在这个倒霉透顶的世界上，起码已经是够好了。

“也一样，哥们儿，”他回答道，“也一样。”

1993年：彼得向一位遇到困难的女士伸出援手

在位于布里奇顿的麦克唐纳汽车公司的展厅旁，彼得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手里转动着钥匙圈。钥匙圈上刻有四个蓝色的字母：NASA。

梦想比做梦的人要老得快，这是彼得随着岁月流逝，在生活中发现的真相。不过，最后的梦想往往很难消失，简直是难得出奇，它们一直用低沉、痛苦的声音，在你的脑海深处尖叫。很久很久以前，彼得的卧室里贴着各种各样的图片：阿波罗、土星运载火箭、宇航员、太空行走（用专业人士的话说，就是出舱行走）、太空舱及其在重返大气层时被巨大的高温烧得黑乎乎的整流罩、月球探测飞船、航海家太空船，还有一张关于出现在80号州际公路上空的圆形发光体的照片，下面的紧急停车道上站着许多人，一个个都手搭凉棚仰望着，照片下的文字是：此物体于1971年被摄于科罗拉多州阿瓦达附近，始终悬而未解。是一个真正的不明飞行物。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① 原文为 same shit, different day, 简称为 SSDD。

不过，他还是将今年为期两周的假期中的一周花在华盛顿特区，每天都去斯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那儿，脸上挂着惊羡的微笑，流连于各种展品中间。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月岩，总是边看边想，这些岩石所来自的地方始终天空漆黑，永远寂静无声。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阿尔特林从那个世界带回了二十公斤东西，这东西就在眼前。

可此刻他却在这里，坐在办公桌后，手里转动着刻有 NASA 字样的钥匙圈，不时地抬眼看钟，一整天没有卖出一辆车（人们下雨天往往不愿买车，而彼得所在的地区从一大早就飘起毛毛雨）。每到下午，时间就过得很慢，而快到五点时似乎过得更慢。五点是他喝第一瓶啤酒的时间，五点之前他可不喝，绝对不喝。大白天里喝酒，也许你得留心自己喝了多少，因为酒鬼都这样。不过如果能等一等……一边玩着钥匙圈一边等……

彼得所等的不仅是今天的第一瓶啤酒，他还在等十一月的到来。四月份的华盛顿之行挺不错，那些月岩真是令人震撼（直到现在，只要一想起它们，他仍然感到震撼），可他当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可不太好受。到了十一月，休第二周假时，他就可以与亨利、琼西和比弗相聚了。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让自己大白天也喝个痛快。置身于森林，与朋友们一起打猎时，大白天喝酒就不算什么。实际上这还是一种传统。只要——

门开了，一位皮肤浅黑的漂亮女人走进来。她身高大约五英尺十英寸^①（彼得喜欢高个子女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她看了看展厅里的样品（那辆暗红色的新“雷鸟”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探索者”也不赖），可似乎并没有买车的打算。这时她看见彼得，便朝他走来。

彼得顺手将刻有 NASA 字样的钥匙圈放在桌上的记录本上，站起身，迎到办公室门口。他这时已经摆出灿烂照人——说有两百瓦可是毫不夸张，伙计——的职业性笑容，并伸出手来。两人握手时，彼得感觉她的手凉丝丝的，但是很有力，不过她心不在焉，好像有什么烦心事。

“这很可能行不通。”她说。

① 近 1.78 米。

“哦，跟汽车推销员打交道时，千万不要来这样的开场白，”彼得说，“我们喜欢挑战。我叫彼得·穆尔。”

“你好。”她说，但是并没有自报姓名，她叫特里西。“我在弗赖堡有个约会，只剩下——”她瞥了一眼挂钟，在午后漫长的时间里，彼得总是密切关注那只挂钟——“只剩下四十五分钟了。是与一位客户，他想买房，我想我有合适的房源，如果能谈成的话会有一大笔佣金，可是……”她的眼泪涌了出来，她咽了一口唾沫，强压住不由自主的哭音。“……我却把该死的钥匙弄丢了！那该死的车钥匙！”

她打开提包，在里面乱翻一气。

“不过我带有行车证，还有一些文件……以及各种证件，所以我想，也许，只是也许，你能帮我配一套新钥匙，我就可以赶过去。这笔生意对我太重要了，先生贵姓——”她已经忘了。他没有生气。穆尔这个姓几乎与史密斯或琼斯一样平常。再说，她正难过着呢。丢了钥匙的人都会这样。他已经见过几百次了。

“我姓穆尔，不过叫我彼得也行。”

“你能帮帮我吗，穆尔先生？要不，你们服务部有谁能帮我吗？”

约翰·戴曼那家伙就在后面，他会乐意帮忙的，不过那样的话，她弗赖堡的约会就泡汤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帮你配新钥匙，但恐怕起码得花二十四小时，甚至可能是四十八小时。”他说。

她浅褐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望着他，绝望地哭出声来。“真见鬼！真见鬼！”

彼得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她看起来就像他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姑娘。也不是很熟，他们跟她交往不多，但有过交往，起码是救了她一命的交往。乔西·林肯霍尔，她叫这个名字。

“我就知道会这样！”特里西说，她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略带沙哑的哭音。“哦，天啊，我就知道会这样！”她背过身去，十分伤心地哭了起来。

彼得走上前，轻轻扶住她的肩膀。“等等，特里西，请稍等一下。”

露馅了，她没有自报家门，他却脱口叫出了她的名字。不过她正在伤心呢，没有意识到还不曾自我介绍，所以也不打紧。

“你是从哪儿来的？”他问，“我是说，你不是布里奇顿本地人，对吧？”

“不是，”她回答，“我在威斯布鲁克上班，丹尼森房地产公司，有灯塔的那幢建筑。”

彼得点点头，一副听懂了的样子。

“我是从那儿来的。不过我在布里奇顿药店停了一会儿，好买点儿阿司匹林，因为每次谈大生意之前我都会头痛……是因为紧张，哦天啊，这会儿已经像有锤子在锤了……”

彼得同情地点点头。他知道头痛的滋味。当然，他的头痛大多是啤酒所致，而不是因为紧张，不过他知道那种滋味。

“我当时还有时间，所以就到药店隔壁的小店喝杯咖啡……咖啡因，你知道，头痛的时候，咖啡因有缓解作用……”

彼得又点了点头。亨利才是精神科医生。不过，彼得不止一次告诉过亨利，要想在推销中取得成功，你就得对人脑的作用机制有相当的了解。他看到面前的新朋友这时稍微平静了些，不由得暗暗庆幸。很好。他知道自己能帮她，只要她允许的话。他能感觉到那轻微的“咔嗒”声迫不及待地要响起。他喜欢那声轻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会让他发财，但是他喜欢。

“我还去了街对面的雷尼商店，买了一条围巾……因为下雨，你知道……”她摸了摸头发。“然后我回到车旁……可是那狗娘养的该死的钥匙却不见了！我又沿路返回去……从雷尼商店到咖啡店再到药店，可哪儿都找不到！现在我的约会要泡汤了！”

她的声音又渐渐有了痛苦之意，她的视线再一次落在挂钟上。他觉得是“渐渐”，而她可能觉得是“突然”。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彼得想，起码是不同之一。

“别着急，”他说，“稍稍镇静一会儿，听我说。我们这就回药店去，我和你一起去，去找你的车钥匙。”

“它们不在那儿！所有的过道我都找过了，取阿司匹林的那个货架也看过了，我还问了柜台边那位姑娘——”

“再找一遍也没有坏处，”他说，一边推着她朝门口走去，他的手轻轻地贴着她的背心，使她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他喜欢她身上的香水

味，更喜欢她的头发，非常喜欢。既然下雨天都这么漂亮，太阳出来后一定会更动人吧？

“我的约会——”

“你还有四十分钟时间，”他说，“暑期的旅游高峰过去了，开车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弗赖堡。我们可以花上十分钟，看能不能帮你找到钥匙，如果找不到的话，我自己开车送你去。”

她将信将疑地望着他。

他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对着旁边的一间办公室喊道：“迪克！喂，迪克·麦！”

迪克·麦克唐纳从一堆发票中抬起头来。

“告诉这位女士，我开车送她去弗赖堡很安全，免得她不放心。”

“噢，他很安全的，女士，”迪克说，“既不是性虐待狂，也不会乱飙车。如果说他有什么企图的话，也就是向你推销新车而已。”

她微微一笑，说：“我可不容易动心，不过我看你是个好人。”

“迪克，帮我留心一下电话，好吗？”彼得又说。

“哦，这太难办了。在这种天气里，顾客多得要拿棍子赶才行。”

彼得与这位浅黑肤色的女士——特里西——出了门，穿过小路，走了约四十步，来到大街上。他们左边的第二栋建筑就是布里奇顿药店。刚才的毛毛雨变得密集起来，差不多是真正的雨了。那女人用新围巾包住头发，然后瞥了光着头的彼得一眼。“你会湿透的。”她说。

“我是在北部长大的，”他说，“对这种天气我们是久经考验了。”

“你认为你能找到钥匙，对吗？”她问。

彼得耸了耸肩。“也许吧。我是找东西的高手，一直以来都是。”

“你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情况吗？”她问。

不得打球，不得玩耍，他心里想，我知道这个，女士。

“没有，”他说，“这会儿还没有。”

他们走进药店，门铃响了两声。柜台后的姑娘从杂志上抬起头来。这是九月末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已经是三点二十分，所以药店里非常冷清，只有他们这三个人以及处方柜台后的狄勒先生。

“嗨，彼得。”柜台后的姑娘打招呼道。

“你好，凯西，一切都好吗？”